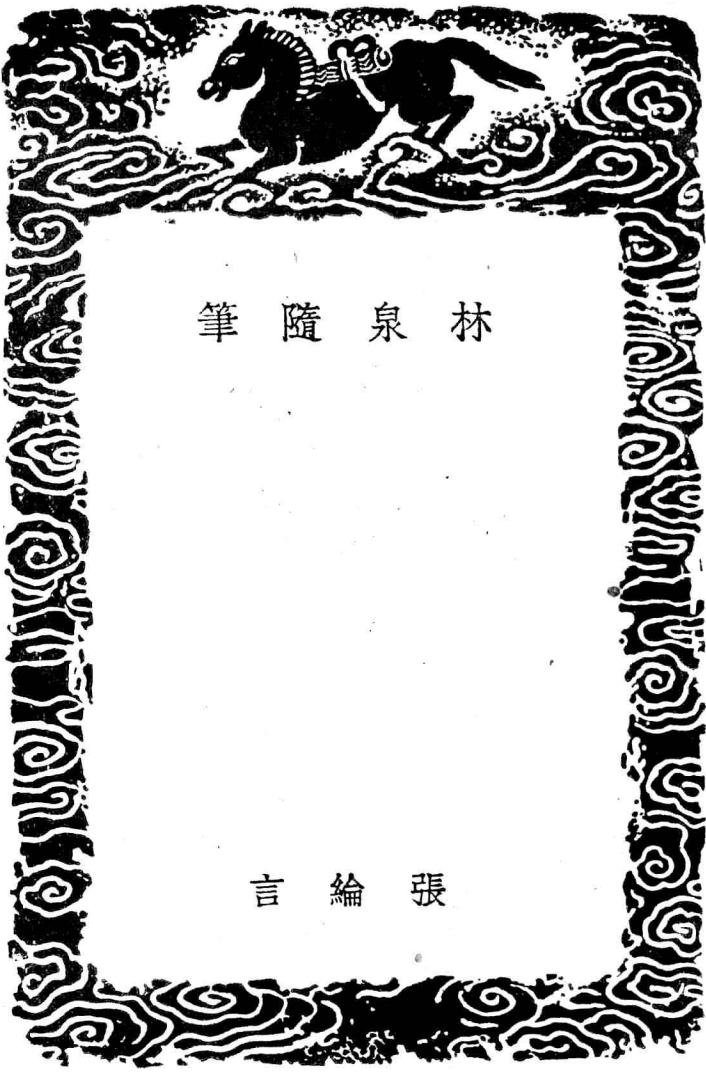


林泉隨筆





筆 隨 泉 林

言 綸 張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作者 張 繪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筆 隨 泉 林

林泉隨筆

淮浦張綸言

愚嘗謂論孟之外若子史若詩文辭賦與夫異端方技術數之書雖有純駁邪正淺深偏全之不同然而吾心之體未始不該也苟能覃思熟究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抑豈不可以爲學之助乎既又自以爲太史公言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傳如司馬遷然尚云爾況今天下九流百氏之書止則允棟宇出則汗牛馬窮鄉白屋焉得悉致而有之一耳目之管窺蠡測又焉得徧觀而盡識也於是遇書不復力求惟取家藏

故書而讀之讀竟則思然又性質庸塞加以俗事紛擾所得毫髮旋復遺忘終未能資乎外而養乎中也數年以來
咍釣江淮自愧無益於時追思往昔所讀經傳子史諸書
其或理有未暢語有未瑩外有可考疑有當辯者疏而通
之補而足之推廣而明之不分倫類隨筆記錄久之不覺
成編至於性命之精微道德之深奧則未敢啓而弗敢以
輕言也第恨家厄回祿片紙隻字無遺執筆之際無所考
證徃徃不免郢書而燕說世之博洽君子不以庸末於學
而遽云云見嗤改而正諸則幸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泰誓十有三年春蔡傳謂

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其說詳矣未嘉史氏嘗
窺外編所載諸儒論辯不勝其多或以爲春秋書春王正
月非春也聖人假天時以立義耳又謂顏淵問爲邦孔子
告以行夏之時旣曰行必因當時不行而言也又引左傳
春蒐夏苗無冰獻麥等事爲証反復數百餘言不過皆爲
商建丑即以丑月爲歲首周建子即以子月爲正月今按
山屋許氏言春秋改時改月出於聖人特筆而他書月數
不改乃時王之制如是則諸家不改月數之說爲有據矣
而考亭朱子詩傳孟註亦未以周月爲夏月也夫衆言淆
亂折諸聖經無明文而折衷以吾心之理可也諸家之

辯考之古誠不謬矣蔡氏之說又豈不可爲來世法乎不然則漢之太初歷以寅月冠歲首歷代因之更千載而不變者得非天道不棄而人事得其宜乎由是言之則蔡說自可垂法後世商周月數改與不改不必深究也

蔡傳中有前後自相異者如堯典學若稽古與召誥越若來三月及大誥弗弔與多士弗弔昊天字義本同而皆訓釋不同何也

易乾卦爻言九四或躍在淵無咎本義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蓋乾卦至九三聖人德業進修無以加矣至九四則將

居位而行道也欲及時者勉之之辭雲峰胡氏曰三四重剛不中危疑之時自昔聖賢處此惟有進德脩業而已此說與本義頗異未詳其義

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曰九四非重剛剛字疑衍蓋以九雖陽爻而四非陽位故也雲峯胡氏猶以爲上乾之剛以五爲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與九三並言之何哉

隨卦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程傳曰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是也在隨之初當爲之戒本義曰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二說不同今按臨川吳氏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向初也但以其近比易於牽係故爻辭示戒

又按九五孚于嘉吉本義曰陽剛中正下應中正下應中正指二也二既中正必不含九五而係比初九其爲戒辭

明矣

師卦六五弟子輿尸本義曰弟子三四也今按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無咎此弟子蓋獨指六三一爻豈本義誤而兼言之或字有訛謬耳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本義有曰小人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竊恐此語頗有訛誤夫軍旅之興用人非一道凡有一智一能之士皆可使也功成之後分其高下等差封之爵土榮以祿位加之賞賚則人懷敵愾之心

矣苟但優以金帛而不封之以爵土則賞不酬功恩不補
勞而功臣爲之解體矣如漢之韓彭唐之李勣尉遲恭之
流皆一時貪力逐利之人也使無高位重爵以激揚之則
必望望然去矣亦安能得其心而盡其力哉又按朱子有
曰開國承家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
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以此說易本義中數句
也可

共卦其陸共共朱子其馬陸其陸商陸也一名章陸程傳
誤以爲一物本義亦欠

詩汝墳父母孔邇傳言父母指文王又曰父母甚近不可

解於王事而貽其憂劉氏亦曰父母行役之父母也蓋婦人喜其夫歸勞之曰爾不可懈於王事爾雖行役然父母甚近可以知其安否也竊恐後說勝前

氓三歲食貧又曰三歲爲婦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又曰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總角而至於老則不特三歲矣此歲豈指淫奔之初而言也傳言是婦失身於人宜爲人所賤惡然少而親暱老而棄之則其人忍矣宜其謂之蚩蚩之也代

野有死麕魯齊王氏研幾圖以爲淫詩今考此詩首云有女懷春傳曰當春而有懷也旣曰有懷則必不拒人之誘

矣又曰吉士誘之既曰吉士則亦非強暴之人矣其末三句蓋是女信其人之誘使之舒緩而來無動我巾無使麗吠欲人不驚覺而適其願之辭也况其語意又與將仲子無喻我里無折我樹杞等句相類其爲淫詩無疑豈亦鄭衛之詩而誤列於此歟

十月之交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一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而一周天此據曆家之說也然張子獨以爲天右旋日月皆左旋蓋以天行健日月不

能及及若右旋正其後諸儒皆本說而見於蔡氏書傳尤詳東嘉史氏以爲曆家攷驗天象其法自有傳授先儒之說固爲有理恐不如曆家之精也今按朱子輯詩傳則先述曆法晚年訂書傳則取正蒙語錄中雖有芝論而詩傳竟無改易則史氏之說似不可不也做

小弁首章傳曰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及釋六章相彼投兔等句有曰今王信謔棄逐其子魯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其後篇題下又曰序以爲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爲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孟子註亦曰幽王廢宜臼宜臼之傳爲作此詩嘆王信謔而不察傷已無辜而被廢憂

怨迫切而無過甚之辭非孝敬篤至者弗能及也使平王而知此東遷之後必能止申侯之罪報乃父之讐而周室中興矣序謂此詩太子之傳述其情而作似不必疑

縣之八章云註既以爲文王事朱子傳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孟子曰文王事昆夷集註曰事見詩大雅疑指此章而云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傳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故晉侯得稱爵也二年秦晉戰彭衙傳又謂以晉侯爲主於虜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則似又以王事責晉襄矣前後似不照應周禮祭祀供蕭茅鄭

氏疏曰蕭讀作包而引左傳証之蓋以爲一物也今以郊
特牲及管子所謂一茅而三脊者攷之則蕭者香蒿而茅
者其爲二物明矣當從杜說

禮記魯子問篇吾聞諸老聃馮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稱
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是作五千歲者本朝宋太史曰老
子周柱下史李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謂耳漫無輪也壽一
百六十餘歲周平王二十四年以書授關尹喜丹八年入
春秋孔子則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上距老子授書關尹
之時已一百四十年按此說則孔子適周之時則聃猶未
死也莊周宗其道言必稱之家語所記又與史記合豈欺

後世哉朱子雖嘗疑有兩老聃而終亦自以爲不然註禮者直述之可也乃曲爲之回護而其實終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王藻君酒肉之賜弗再拜子思於魯繆公之饋鼎肉稽首再拜而受孟子因萬章之問亦曰以君命特之再拜稽首而受何歟豈禮道其常而聖賢變禮以從宜歟抑亦所處之位與所遇之時有不同歟

明堂位周之大赤蓋周人尚赤而旌旗之色因之也史記周紀云武王伐紂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懸髮及二女頭於小白之旗二說不同荀子言紂懸于赤旆必有所受

而遷史之訛

明失

莊子逍遙游篇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焉蓋言堯往見神人而忘於道雖有天下而不與若喪之也陸氏以四子為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今按堯讓天下與許由則堯許固同時矣若夫三子皆在堯前堯豈得一時而皆見之哉此四子雖有所指然非陸氏所言也其讓王篇言子州支父即子州支伯亦恐非

湯之問棘也是已梁簡文云湯廣大也棘狹小也今按列子湯問篇張湛註曰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則棘為夏輩明甚郭李得之但失不引列子為証耳